

<<曾經歲月系列>>

學習的途程

(Chinese Traditional Version)

-李偉宗-

〔寫於1965年，新竹〕

首刊於 1965年中央日報 (Central Daily News) 副刊

學習的途程

·宗偉·

那個黃昏，我把晚飯後洗盥碟的工作推給母親。我說：「我和弟弟散步去。」母親叮囑弟弟穿上毛背心，免得着涼。我和弟弟輕鬆愉快地走出家門。

走在國校前的馬路上，我看見迎面走來兩隊制服整齊的師範學校男女學生。他們朝市區走；一股青春的氣息從他們隊伍裏散出來。他們都將是未來的小學教師，負下一代公民的教育之責。望着他們，我想起十多年前在師範附小唸書的情景。那時，每年有一段時間，師範學校的學生當實習老師來教我們。也許因他們年輕，因他們很少用棍子打我們手心，我們都很喜歡他們；他們也很喜歡我們。在他們實習結束行將離去時，我們這些小孩子們伏在桌上痛哭流涕，捨不得他們走似的。

我笑着對弟弟說：「那時我真把他們當大人看的。現在望着他們，覺得他們還是小孩子呢！」弟弟說：「你現在畢竟比他們大了五六歲呀！」我們沿着師範學校旁邊的馬路向荒郊走去。站在操場的外緣，我看見一排教室裏的燈光都亮着。

弟弟說：「他們在晚上自習呢！」

他們正在渡着學習的日子。他們該正在好好地利用這一段黃金般的光陰吧！

禁不住想起已逝去的自己的學習的日子：

……嚴格的張老師；

和藹的趙老師。……晚

上七點到九點的補習；下課後男孩子們逞強，到

漆黑一片的一年級教室那邊去探險；那段停電的

日子真有意思。大家好高興——可以少上些課，少

考些試；每人都帶蠟燭，一停電就點起；真好看！真好玩！……畢業考：國語的作文題是「我的志願」；臨時胡亂地想起一個志願，說自己將來要做工程師，為大家服務。……入學考試前夕的緊張和失眠；考後的懸疑和不安。……

……考中學，金榜題名，爸媽的不可言喻的歡欣。……甫自師大畢業的英俊的和充滿了熱誠與幹勁的楊老師。他不希望我們死啃書，希望我們活用腦子，希望我們有朝氣。班會時，大家決議用「朝氣」做班名，製一幅以綠為底的朝氣班旗。……常常博物課上了一半，楊老師認為進度已差不多，叫我們收起書本。他帶我們到後山上去，一面爬山，一面追蝴蝶、一面吹口哨和唱歌。爬到山巔的亭子附近，有表演天才的同學們就以那亭子當舞臺，唱歌跳舞演劇起來；那亭子被稱爲「朝氣亭」。不受看表演的同學們就順着陡坡，攀着樹枝、山藤和雜草，探險和開路去了；往往攪得全身是泥。……春假時，楊老師帶着我們遊陽明山、北投和動物園。沿途他告訴我們那山是怎樣形成的、遺蹟礦水自何處來、那石頭是什麼岩、那樹那花是何種何屬。在出發前，楊老師已分配好每位同學的工作，要他在春遊以後就某一段旅程做一篇科學性的遊記。春假以後，經數週的努力，油印的「朝氣刊」出版了，記錄下大家旅途上的歡笑和所獲得的知識。……那真是一段好時光，可惜我當時年幼無知，沒有能充分地加以體驗，也沒有能體會到可佩的楊老師對教育所持的積極和獨特的見解及所費的苦心。……接着是比較暗淡的高中時期。……接着便是四年的大學生涯：寬廣、美麗的校園；夜夜客滿的圖書館；考前圖書館內的「座位爭奪戰」；充滿歡笑和歌聲的宿舍；丁字尺，計算尺，微積

分，電磁學，電子學，翻譯與寫作，人類的故事……郊遊，社團集會，電影欣賞晚會，舞會，學生團契，學生活動中心，大學新聞……畢業典禮，害羞地披著那身黑袍，繞校一周；父母的驕傲和歡欣！

那些當學生的日子都過去了。在人生的道路上，還有不斷的學習。我和弟弟沿着漆黑的馬路走向一條河流。河

岸很高。一座「口琴橋」橫跨在河岸上；「口琴橋」本身就是一條水道，使供灌溉的水從此端輸向彼端。白天時站在這岸邊，可看見對岸相思林的山丘。河水緩緩地流。

有微風拂着，空氣很鮮；圓月照着大地；大自然裏的許多小蟲子在說話和唱歌。

「散步實在很好，」我想：「它給你沉思的機會。在忙碌的工作之餘，能在郊外散步，可以使我們輕鬆一下子，恢復精神上的清新和活力再去學習。」

「你在想什麼？」弟弟問。

「我在想，菊花是多麼美麗樸實、自然和高雅。」

弟弟和我相視而笑。

「我愛菊花！」我說。

我們慢慢地沿原路回家。回家以後，各人開始讀各人的書。